



新刻桃花卷三

第十三回 豆氏女遣僕尋夫

詩曰 假惺惺前生夜債 黑暗暗今生禍胎

癡情兒公心公意 那知道難容安排 赤紅的十付面皮 思量起黃如枯菜

火熱的一付心腸 猛然間涼如冰海

這一二妃興譖。單說豆夫人尋夫的故事。且說張公子將妙姑盡力盤桓了一回。弄的妙姑髮亂。釵橫。淫水濫下。至精洩之際。妙姑倦乏。身體昏昏。公子向盤中。拿了一個糖食。素果。放在妙姑口內。回身見右几上。落下來了一枝桃花。公子拾起。拿在手中。將酒斟上。了一杯。飲了一口。又將妙姑身體上下看了一遍。把那一枝桃花。插在妙姑玉洞。以裏。坐在一旁。連飲了三杯。叫道。仙妙姑。口唱一絕。妙姑你若能序上一首。我就將你放下柄來。小生也不從仙姑玩要。何如。妙姑說。願聞。公子乃作詩一首。以口念來。

詩曰 一枝桃花玉洞開 仙露點點水自來 有朝花落結成了 八月中秋看紅白

明公此詩末兩句。乃張才一生之誇妙姑。後來生子得中狀元。正是這八月中。秋看紅白一句。這花落二字。大有不吉。正應在張才三月而死。閉言不必多敘。且說妙姑聽罷。仰卧石几上。了口念四句。

詩曰 玉洞門前桃花開 不許小僧進門來 有朝若入僧舍裏 玉戶緊閉不放回

公子聞詩甚服妙姑之才。心滿意足。即忙將玉肌上帶子的解開。妙姑金蓮落地。他自己回手將那枝桃花拔出。起的身來。叫道。郎君。你可就從依從我了。公子說情願聽命。妙姑說。先及我穿上中衣。公子聞言。樓抱在懷。將妙姑的中衣與他穿上。妙姑將花枝用汗巾拭了。拭說道。郎君。卿于口內。公子便將花枝啣于口中。遠得郎君自己脫下褲來。公子聞言。將腰帶解開。方才脫下。只見老道姑進園而來。一眼看見。便問。徒兒。你也脫下褲來。帶的什麼東西。公子即忙將褲提上。答道。無有什麼東西。老道說。我不信。怎麼合個搗芥錘子。吊的悠悠打打的。妙姑一旁答道。師傅不知。妹妹出家。一來知道師傅好吃芥菜。代了這個芥菜錘來。早晚好搗些芥菜汁。與師傅就代。就代老道姑說好。早晚你可拿出來。我使使。妙姑說。可自然麼。老道姑說。這天已過午了。回房用齋去。妙姑說。師傅你且回菴去。妹妹在此。還要還席。老道姑說。無有牙我。呢喇呢喇。也好。言罷。就坐坐下。二徒弟你代擺個什麼酒席。我也暗着吃點。何如。妙姑說。師傅吃不得了。無了牙了。妙姑見他師傅不去。遂去了個眼色。叫道。妹妹。我這心內飢渴。咱用齋去罷。公子方才起身。隨妙姑而來。妙姑一手拉住公子。說道。暫且饒你一時。若到房中。可得還席。二人又說又笑。回房去了。

張公子一同道姑陳妙禪
他二人結成一對並頭蓮
他二人白晝黑夜顛鸞鳳

手拉手離了這座桃花園
妙禪女貪戀公子身不離
他二人起居坐卧一處眠

自今後公子成了妙禪夫
張公子貪戀妙姑永不違
且不言二人菴中風流事

急回來。忙將豆氏說一番

話說二人。在此菴中。男貪女愛。坐卧不離。日夜的做那些美事。公子在此。如同身入月宮。永不想着還家。這節書交代明白。且說公子家中。夫人豆氏。自從公子出門。日日掛念。到了四天上。打發家人。牽着馬匹。來向會上接。遍地尋找。並無見面。只得細細的訪問。又尋了一日。會也完了。人也散了。還是無曾問着。只得回家報知。豆氏。豆氏暗暗思想。這事却也出奇的緊。豆氏聽的道。心內不自然。低頭細細想。暗暗用心參。好好一個人。去了不見還。年紀雖不大。出門也不晚。至今不回報。叫人掛心間。莫不是少年心性無主意。過着那光棍奔了去賭錢。他又一回念說。走了走賭錢。他自幼不好這一件事。他又一回念說。走了走賭錢。他自幼不好這一件事。他又一回念說。走了走賭錢。他自幼不好這一件事。

莫不是朋友約他去吃酒
也罷不能 許多日子
想必是少年帶着風流性
引了去藏在家中不放還
豆氏女千思萬想心掛欠
且聽那下一回裏接前言

不。就是那裏遇着風流女
你怎么忘了苦口是良言
但不知豆氏心中代怎樣
第十四回 眾家人菴堂問主
詩曰 一朵名花占上界 由來不許雪霜侵 枝頭雖有金鈴在 蝶使蜂王枉自尋

四句閒言做過話。說豆氏思想了一回。即忙分付了。几名家人。向四外村莊細細訪問。又訪問了三四日。並無音信。豆氏驚疑不定。每日茶飯懶吃。走來走去。悶悶無聊。這日正坐。忽聽卦板响。唬急了。環說道。你去將那還還請來。我要與你少爺推算。推算了。環聞言。出了府門不多時。將那還還引進了內宅。坐在房門以外。豆氏坐在房門以內。分付了環。拿了一杯茶來。與還還吃。便問太太是待算男命。可是算女命呢。豆氏說。算男命。還還說。喝八字來。代我算算。豆氏乃將一十八歲。三月十五日。子時降生的八字。喝出。只見那還還一手彈着鼓皮板子。就昇起來了。

還還听八字。耳朵一指。口還未話說。先定吉合凶。尊了聲太太。我算卦最靈。八字准不差。我就算的清。或是算父母。或是算妻夫。或是算壽限。或是算官星。一切有定數。自來不奉承。

這八字一十八歲生的好。他本是丙辰年來屬大龍。三月裡本是一個戊辰時。十五日甲子又是子時生。這八字自幼生來就主貴。不用他念書。自然有功名。

我算他十六歲上無父母。我算他一妻一妾把身榮。豆氏說道。時下他只一房妻室。並無別人。還還說不用哄我。這八字裡造就的了。理有個婚好美女把身傍。豆氏問道。你再算算他兒女幾個。還還捏算了一回。說道。

論八字今年就該生十子。可就是一層羅網將身蒙。豆氏說。你再算算他的壽限。那還還又推算了一回。說道。不好。論八字今年就該大運終。大約着合凶。不出三月中。那還還無心說出一句話。嚇

豆夫人聞言。倒在地流平。話說豆夫人聽的說不出。三月就死。只唬的一口驚痰。杜柱了咽喉。倒在地下。使女了環。一見。即忙上前扶住。齊聲叫道。太太不絕。前心拍了幾把。後心點了幾捶。只听的咽喉內响了一陣。一口驚痰吐出。方才還上這口氣來。那個瞎子聽着聲息不好。即忙倒個口來說道。雖然走大。運該終。內中可有救星。有一个了環。近前問道。有什麼救星。你快快說來。瞎子說。將他藏在

家中。一百日不見妻女。自然躲過。豆夫人聽了。眼含痛淚。聽的明白。便問你再算算他當下。身在何方。免生說。你打一個時辰來。我與你推算。推算看看何如。豆氏抬頭一看。白日將落。乃打了一個申時。先生捏着指頭。推算推算。說道。當下不錯。向西四十里路。在一所大宅院。日日有女子陪伴。兩月以內。還可出頭者。過了兩月。乃占着酉時的境界。就不見踪影了。先生說罷。豆夫人命那了環。支了卦錢。先生拿着明杖。出門去了。豆夫人方才起身了。環將他扶至房中。一頭倒在床上。就千思萬想。哭起來了。

豆夫人一頭倒在象牙床。扑淋漓眼中。落下淚兩行。暗暗聲丈夫。你向何處去。叫妾身日日挂念不還鄉。算看你身在西方四十里。算的你每日陪伴俊俏娘。

想必是開花野柳將你戀

不就是誰家女子將你藏

你也曾思一思來想一想

最不該十朝半月在外廂

你若是在外有些好合歹

叫我這少年寡婦怎么當

豆夫人一哭一个肝斷腸

聚了環走進房來送茶湯

話說豆夫人長吁短歎。思想丈夫痛哭流涕。了環端了飯來。夫人也不想吃。遂東上燈燭。獨自寐寢。一夜不曾合眼。第明早起。分付家人多帶盤費。向西園圍四十里。不論宅裏鄉紳。卷觀寺院。買香客商。士農工庶。細細的訪問。眾家聞言。遵命四十里訪問。這且不提。且說公子與妙姑。日日吃酒作樂。交歡雲雨。這日正在房中。與妙姑攬抱一處。老道姑進了禪房。說道。徒兒今日蘇州城中。雙竹巷中。張學富張公子家。來此巷中。問他主人的下落。我說此巷中。就俺師徒三人。並無男子。無人見你主人。那家不信。要親自進來看看。徒兒可肯叫他進來么。你說妙姑聞聽此言。如同是

腹內灌上一盆水。懷中揣上三冬水。親熱的一个身子。一霎時。打在那涼水裏。一樣一般。坐在床上。就如痴迷了的一樣。他一聲也不言語。老道姑不知內中的情由。便叫道。徒兒是不愿叫他進來。尋找公子。一旁見妙姑那个面貌。紅靨為白。白變為黃。一霎時。如同蓮花玉莖斷。好似牡丹色退鮮。公子一見。心如刀割。叫道。姐姐放心。他就進來尋找你我。俱是女子。他能找出男子來了不成。

叫道。師傅。你去對那家人說罷。裡邊還有我的两个徒兒。並無男子。你若不信。親自裡邊看。他來就來。不來就罷。老道姑聞言。出門去了。妙姑一把拉住公子。叫道。親郎呀。親郎。你可是戀我在此。你可是舍我而去。公子說。仙姑放心。小生在此。與仙姑作伴。如入即苑。月屈一般。戀愛仙姑。如同仙姑戀愛小生。是一樣的。若說離開。那心真如刀割肌肉的一樣。正說話間。進來两个家人。畢竟不知認的張公子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貪奸淫勞身殞命

詩曰 晝夜歡舞不彈勞 兩下熱腸更難拋 快刀難割連理肉 恩情美意何日消
四句閉言莫論。且說妙姑聽公子之言。心中放寬了一步。叫道。親郎。若來人若是認出你來。回家報于姐姐。知道咱二人姻緣。可就不得長久了。公子說。小生這樣打扮。他何能認出。二人正然說話。進來了两个家人。東瞧西看。只見床上坐着两个女姑。又上下的觀看。妙姑恐的一聲。喝曰。何處的家人。焉敢無故至此。有一名家人說。我乃是城中。雙竹巷張府的家。特奉豆氏太太之命。前來尋找主人。下落。妙姑說道。此巷原是女姑所居之地。並無男子。你主人來此。何為說的。二命家人。無言回答。遂出門去了。妙姑方才放心。一把拉住公子。叫道。親郎。方才幾乎將我唬殺也。

妙禪女又把公子拉一把 尊了聲好心郎君多嬌才

但恐怕無福消受兩分開 聞聽的貴家人來相訪問

你本是一顆明珠無價寶 唬的我魂靈飛上望鄉台

你若是還家今日將我舍
小奴家大約就是一死了
如同是捧打鴛鴦兩分開

妙禪女說了一套熱情話
張公子尊聲仙姑放心懷
妙姑言罷公子說仙姑放心
小生與仙姑情投意合就死於此地也不與你相離妙姑說多謝
即君美意二人相偎相抱又做美事
一種之情似漆投膠不論日夜交舞不歇日月似箭
光陰如梭不覺的就是三月有餘
張公子面頰青慘骨瘦如柴身體怯弱妙姑見此光景日夜
憂愁尊道即君我貪慾愛色做的即君身體這等不堪我心甚是挂慮自今以後將這交迫
的事兒暫且推推我與即君抱養幾日身體康健再做美事
公子亦自覺身體不堪遂用口應
承妙姑自今日不近身夜不解帶專心與公子抱養身體那知公子貪色太甚白日解悶非是
下奕即是飲酒豈可戒止若到晚上卧下則陽物硬舉耿耿不寐身體難受妙姑監心與他戒
床又不肯犯時久無奈遂用搗花手與他採取妙姑亦不犯惡公子又如背邊餓鳥乳下嬌兒
叫的妙姑心中難受遂解下中衣將那話拿入牝中與他盛着也是不依公子身體自己敗壞
不覺真正是好似小孩戀乳母如同親娘哄嬌兒
好歹的哄着公子睡下便合那做賤的一樣漫漫的將那話離了牝戶公子若是睡醒還是難
受妙姑則苦口解勸公子仍是千般哀鳴百般央計妙姑無奈還是得將那話感起來明公貪
色的若是如此那有不死之理
好一個風流道妙陳禪妙
如此的保養公子也是賢
雖則是少年心淫情偏大

想人生風月之事誰不貪
為情郎拿定主意淫心戒
專心要保養公子身體安
到此時思前容易退後難

每夜裡金鎗不倒病來纏
妙禪女雖然誠心要保養
那知道病入膏肓寔難痊

但說妙姑與公子保養身體夜夜如此又住了幾日公子病體越重卧床不起身不能動湯水
不下而如黃菜瘦如馬架妙姑見這個光景大驚失色不由的抱頭大哭叫道郎君呀郎君我
可害了你了

妙禪女懷抱公子哭痛腸
咱二人兩意相投成了雙
我與你初次見面迎春會
但恐怕恩愛夫妻不久長

因此才卷中將你扮成女
目今我懊悔得心中悲苦
想當初家中也曾將你找
你今日若是有些好合歹
郎君那郎君那誰知你病
妙禪女抱着公子聲不住

張公子喘喘吁吁把口張
叫了聲好心好意美親郎
在巷中你親我愛兩相戀
寔指望天長地久樂無央

話說妙姑抱着公子哭訴了一回公子喘喘吁吁的說道小娘自今以後不用戀我了萬望你
自己保養身體小生命盡也是自己愿作風流之鬼豈肯怨小娘子之過妙姑聞言心如刀割
哭聲不止叫道郎君小奴與你交接身邊有姓也不知是男是女郎君與他取下一个乳名早
晚好叫也是你陽世來了一場長大成人他好思念公子聞言將頭點了几點說好若生一女

晚好叫也是你陽世來了一場長大成人他好思念公子聞言將頭點了几點說好若生一女

晚好叫也是你陽世來了一場長大成人他好思念公子聞言將頭點了几點說好若生一女

晚好叫也是你陽世來了一場長大成人他好思念公子聞言將頭點了几點說好若生一女

就留于菴中。與小娘子作伴。若是一男。你若有夫妻之情。將他送進蘇州城中。雙竹巷內。豆氏夫人膝下抱養。也是倫常當在世一回。立下一條根基。言罷。低頭不語。妙姑將他攬懷中。一行落淚。一行說道。說即君郎君。妾身無不從命。一行說着。但見公子咽喉中。响了一陣。口中吐了鮮血。將牙一咬。又將脖項一垂。將腿一伸。嗚呼哀哉。絕氣而亡。

三月以前會上遊

得遇妙姑賣風流

貪香戀美身不舍

巧作鴛鴦扮女流

男貪女愛風月美

千方百計樂不休

百日郎成風流鬼

悔却當初不早收

不知妙姑如何張放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守孀寡道腹生男

詩曰 此情此意何日休

一人死了兩人愁

幾世還見才郎面

彩袖相携歌白頭

閉言少敘且說妙姑見公子已死痛哭流涕。那一些悲切的光景。真令人難言也。

妙姑女放聲大哭。痛傷懷。

扑嗽嗽珠淚點點濕香腮

哭了聲短命郎君那裡去

起幾時搖搖擺擺自那來

再休想羅幃帳中共歡笑

再休想起居動作楚陽台

急回家。他足樓曾自己怨。

妙禪那妙禪。這都是你來。

你將他留戀在此。最不敢。

這不是變人送了人的命

把一個好意。陡然變禍胎

忽想起情投意合。那些事。

又急的手搥兩耳。又撓腮。

這是我命小福淺。難消受。

把一個美貌才郎一命災

哭了聲苦命郎君死的苦

好可憐。有處死來無處埋

妙禪女數黃道白。哭不止。

徒兒你是哭的什麼的事

老道姑來至房中。問明白。

話說妙禪啼哭不止。忽聽的他師付問道。這半夜三更的。徒兒因何這等提哭不止。妙姑說道。

師付不知我妹妹絕了氣了。老道姑說他已死了。不過來此三兩個月。他也未與俗出什麼力。

哭他怎的待我。將他拉出。埋在七桃花園裏去罷。妙姑說師付說話差矣。我與他姐妹一場。豈肯忽的。不如將他埋在供台以下。徒兒早晚燒香奠茶。祭奠祭奠。他也不忘的是姊妹之情。一場。

場。老道姑說。徒兒。你到是有情的人。若我死了。你也把我合他埋在一處。早晚也指代我。聞。

點香氣。何如。妙姑說不用說了。你快取枚檟來。與他除個窩子。我好抱出他去。老道姑聞言。取。

了枚檟來。將供台下除了一個窩子。妙姑將公子的頭。改了換成男裝。又拿過一足綾子。將體。

裹了個結實。自己抱將出來。埋于那供桌以下。師徒二人。用土埋了。天尚未明。妙姑回至禪房。

看了看。冷冷清清。不由的又哭起來了。

妙禪女進的房來。冷冷清清

不由的痛哭流涕。放悲聲

哭了聲短命郎君那里去

自今後叫偏禪房。無人應。

再休想有說有笑。同歡樂

再休想吟詩答對。飲劉伶

忽想起桃園相會那一日

只急的耳目蒙花。手拍胸

相這樣才貌郎君。無福受

不知道那世作惡無陰功

這一等淺命賤人。不如死

枉在陽世這苦。把衣裳蒙

到不如白綾套兒。尋自盡

與我那郎君一路歸陰城

妙禪女想到這裡。要尋死

又一轉念說且佳。今我懷胎三月餘。還不知是男是女。我若死了。豈不絕了張門的後代。到底是命不可廢。選得苦熬日月。若生下一男半女。也是張門的一點骨血也。不忌的與我那郎君交接一回呵。

到底是苦熬日月留殘生

倘若生下一男合半女

也是那相公死後有根痕

妙禪女心中拿定大主意

因此才志誠忍耐度日生

話說妙姑拿定主意說。不了的過些冷冷清清的日月。難消難受的光陰。不幾月就是十月滿。足忽然覺着腹中疼痛。就知道了分娩的日期。正是

九天仙女下界來

身疲羅衣倒撮鞋

城隍土地來接送

送生娘娘送兒來

妙姑疼痛兩三陣

九節八節都解開

鮮血淋漓陰門外

內中生下娃子來

小孩落草。妙姑昏了一陣。胎衣自下。妙姑听的娃子聲音。于是抬頭一看。見是一男。即忙抱起。自己剪斷臍帶。又喜又悲。好一個悽慘人也。

妙禪女一見是小男兒子

不由的抱將起來好悽慘

你本是有娘無爹孤苦子

你還不曾下落

就將你父親追進鬼門關

你來這桃花巷中把生降

怕的是為難娘留在此間

想當初你父也曾囑咐我

我豈肯忘了清議負前言

借母子見面就有離別意

好叫我把握至腸左右難

妙姑抱起。思想了一回。嬰兒在巷中。寔難存身。又想起相公囑咐的言語。遂說道也罷。我不如

叫師付尋一個人來將他抱去

送到雙竹巷豆氏姐姐那處。恩養他長成人也。張門的一條根

基。俺母子也好見面。妙姑想到這裡。便將師付叫了幾聲。老道姑聞言。即忙近前。京而問曰。徒

兒。你是抱的誰家的孩子。妙姑說道。師付。真要高聲。你今快去叫一個心服人來。將他抱出。去罷。老道姑出的門來。心中想道。這近就地有寡婦。叫王三思。常來巷中燒香念佛。我不免去

叫他罷。一時間。就將王三思叫至。說道。我徒兒在禪房候你。有事與你說話。王三思聞言。進了

禪房。但見妙姑。懷中抱着一個嬰兒。高聲叫道。好。我那小陳師付。你這可作下禍來了。

三思進門來。出言巧聲怪

叫聲陳師付。神事人難猜。你們當姑子。小孩那裡來

蒼生若知道。您師怎安排

王三思進門打點一些話

且再看下一回裏說明白

一旁裡好叫妙姑不自在

衆明公要知以後如何事

第十七回

王婆子鬻賣嬰孩

詩曰

嘆起少女美才郎。遭顛倒不得長在。結成夜夜燈花債。撈不着扶雲握雨。

長長愛。至誠忍耐。十月滿足產嬰孩。又把心懷。不得不母子分首兩離開。

這一曲落花生。單說王三思。背後賣兒的故事。且說妙姑不罷。即忙拿出一個銀子。遞與三思。

言道。與你這十兩銀子。將這孩兒托你。送于蘇州城中雙竹巷張宅豆氏太太膝下。恩養成。人。

王婆說陳師付這嬰兒。可是自何而來。對我講說。我好得其明白。妙姑知道這事。難以隱瞞。不

能

講

說

了

這

事

難

以

隱

瞞

不

能

講

說

由淚流滿面。雙膝跪下。尊道太太。小賤人該一生萬死了。那王婆一見。說道。妹妹何必如此。是起來講。妙姑說太太若赦小賤人無罪。才能從定說來。王婆上前一把拉住。說道。赦你無罪。就是了。妙姑拜了兩拜。說道。太太是你听了。

妙姑女開口又把太太稱

一旁黑珠淚滾滾把話明

虎邱山今年初開迎春會

我與我師傅同行到會中

遇見了溫柔典雅一公子

他與我眉來眼去動了情

那公子隨我來此把香降

俺二人暗結姻緣繫赤繩

那相公在此玩耍三個月

夫人問道。在此三月。此後他向那裏去了。妙姑聞言。扑嗽嗽珠淚不止。就如那斷線的珍珠一般。叫道。太太。

那公子生得太病喪殘生

妙婢女一句話見方出口

只聽的呀呀了一聲扑哕

王夫人翻倒身在地流平

話說妙姑。說是公子死了。王夫人聞言。跌倒就地。妙姑難舍難離。把小兒的小指。咬下了一節。小兒叫哭不止。王夫人這才將小兒抱了個結實。抱在懷中。出門去了。

王婆懷中抱 急急出山門

要上城內去 送與豆腐人

邁步上前去 小兒緊抱身

方才進的城 人馬亂紛紛

倘若是撞着馬頭傷了身

眾明公要知這是那一個

只聽的呀呀哈哈說迴避

這本是蘇州府名紳

話說王三思懷抱小兒。正向前走。只見迎面來了一起人馬。吹吹喝喝。聲聲吩咐迴避。王婆只得躲在一旁。頭梢來至近前。內中有一個差役。認的王婆。便一聲叫道。也不是王三思麼。也懷中鼓鼓那那的。甚麼東西。王婆說。管他什麼東西。不該你事。那人說。你長向人家走動。模樣梭梭。莫不是偷了人家什麼東西。差役說了一句戲言。不料大老爺在轎內聽的明白。一聲問道。什麼人吵鬧。差役遂稟道。無人吵嚷。蘇大人說道。方才聽的說話。怎麼又無人吵嚷。與我帶上來。差役不敢怠慢。稟道。大老爺。原是王三思。撞着大老爺的馬頭來。蘇坤聞言。分付與我帶上來。差役不得不將王婆帶上。王婆跪輪前。說道。小婦人與大老爺叩頭。蘇大人抬頭一看。但見王婆懷中。果然包藏的是一件東西。便問道。你是王三思。王婆答道。小婦人是王三思。老爺曰。你那懷中抱的什麼東西。王婆道。老爺。小人懷中無有什麼東西。老爺怒曰。明明懷抱一物。還要瞞我。兩邊與我將他的懷解開。王婆聞言。說道。小人自己解開就是了。言罷。將懷一解。原是身藍衫。包着一個血指童子。老爺一見。心中暗想。道。王婆年過五旬。懷抱小兒。出門行走。內中必有緣故。遂問道。王婆。你這是抱的誰家兒子。血尚未干。你就抱出門來。向何而往。王婆說。這是我小人養的。要上老老家去。老爺聞言。說。好狗才。馬敢欺我。我且問你。你當下什麼年紀。王婆說。小人今年六十三了。老爺又曰。你丈夫什麼年紀。王婆說。他今年八十歲。他已死了四十年了。老爺曰。可有來天地間。那有無父之子。況是年過五旬。你若說罷了。若不實說。你老爺可就難為你。王婆聞言。心中想。道。欲代寔說。又有妙姑送我一錠銀子。叫我休說。欲代不說。老

命又加怨強逼遂心生了一計說道也罷代我說個信話哄過他去罷

王婆忙開口 老爺在上聽 說起這小孩 不是我親生 我那西鄰家 日子過的窮

娶了个媳婦 養兒不費功 一年二三个 養了七八名 無的及他吃 送于我家中

叫我抱出來 長街賣兒童 明是我作主 銀子要那稱

王婆從頭說一偏 喜壞蘇州知府公 開口就把王婆叫 我今却少小兒童

目下就叫稱銀子 下一回裡說分明

第十八回 蘇知府螟蛉有子

詩曰 窈窕淑女 風流出奇才 菴中生貴子 天降狀元來

聞言少敘且說蘇大人聞听王婆之言心中大喜自想道我今年五十有餘歲膝下無子不免將此小兒買下有向不可遂問道王婆你老將此小兒買下你今要多少銀子么王婆聞言暗自想道這內中又有些懸虛他若買去代送甚麼往張宅上去又一轉念說也罷不如就將這孩子賣于蘇大人他再送我一丁銀子我這不是一計兩得不強的我在外看病念佛王婆想到這裡遂道大老爺你代留下小人只要十兩銀子大人聞言說道不多遂命人稱了十兩銀子交與王婆王婆接在手中遂將那孩子抱起來心中又想將這身藍衫留下也還換他几兩銀子于是將那小孩光光的送于轎中蘇大人接到懷中一看心中歡喜說道天庭飽滿地闊方圓日後必定主貴遂分付挑轎回府眾人即忙抬起回府

蘇老爺抱子升轎回府中

蘇老爺對着婦人說這情

老太太聞听此言心中喜

看待他如同明堂掌上珠

十三四宵中錦秀才好

豆夫人一見面貌就生情

老太太即此着堂來接下

大街上十兩銀子將他買

急忙忙接將過來抱懷中

起了个乳名叫个蘇寶玉

初進場得進秀才第一名

問了聲老爺抱的誰家子

收了來你膝下作螟蛉

自今後蘇老大人有了後

六七歲送在南學把書攻

這也是天意不絕張門後

話說王婆偷自將小兒賣與蘇大人二老看待如同掌上的明珠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蘇大人

官滿任要回家中百姓苦苦相留啟奏萬歲又命他實受蘇州知府十五年方換還升因此蘇

州府縉紳門第皆有來往不覺的就是十年有餘蘇公子時年十五歲入了个學因進入十材

院公查這且不在話下但見那人自門前向東見那相公自門前向東去了豆氏太太即忙起

身來至大門以外向東一望說道那不是你少爺是誰何故不上家來了環你快快叫他一聲

罷了環說道太太你是想少爺的花了眼了那原不是少爺看他這身子舉動與我少爺在家

雖是一樣他七年紀與我少爺大不相同此人也不過十五六歲少爺出門時就是一十八歲

一去這是十五年了若是他也是三十三四了太太你再想豆氏聞言長嘆了一聲說道蒼天

蒼天我這是想壞了心了

豆夫人一聲長嘆叫蒼天

叫了聲無影无踪可意男

自那年遊春望景去赴會

細算來至今一去十五年
眼前裡少年夫妻不相見
好叫俺痴心化做望夫山
你因何至今想不把家還
正是這夫人門前盼夫主

那相公搖搖擺擺又回還
話說這夫人自是來那大門以外胡思亂想但見那位相公不一時又轉將回來且夫人一抬頭正正的看了个大回真正的看个仔細怎見得

身穿藍衫頭戴巾
溫柔典雅聲氣親
面貌好似張才夫
骨格與他不二分
身體舉動二相若
可惜年庚不二旬
夫人看罢心中愛
又把相公問原因

話說且夫人迎面看了一回那位相公來至近前夫人无及奈何的說道那位相公你且暫住那相公聞言走至夫人面前就是深深的一禮尊道太太將小子叫下有何指教且夫人听這相公聲音也與他丈夫无二心中動了念慮之心遂說道此處不是敘話之地請到內宅少坐遂命了環領着公子頭前夫人隨後進了大門又是二門這進了客舍且夫人與那相公分賓主而坐那相公再三不肯乃與夫人坐了个平坐夫人問道相公尊姓那相公答曰小子姓蘇夫人說這蘇州府姓蘇的不多惟有知府姓蘇子是與相公一家否相公答曰那就是小的家父夫人聞言起身下拜說原是貴府少爺多有開慢了蘇公子還禮說不敢不敢二人復命人看了茶來了且夫人心中暗暗想道聞听一言蘇老大人膝下无子十兩紋銀買了一子相比就是此子也是有的代我問他一問遂問道公子兄弟几位公子答曰小子孤身一人並無兄弟夫人又問道令尊大人年庚几何公子答曰六十三歲了夫人又問令堂老太太甚么年紀與父親同庚的夫人又問曰府中几位太太公子答就是母親一人夫人又問曰公子貴庚几何公子答曰今年一十五歲了太太聞言心中暗算生座年月即知公子不是蘇門親生之子可也不知道他的親生來歷這又不好對面相問遂說道公子老身在大門以外猛然抬頭看來來往往其生親一至若一見公子忽然就生了愛慮之心有意與公子結个母子之親不知公子意下何如夫人言罷公子從與不從且听下回分解

公子意下何如夫人言罷公子從與不從且听下回分解

新刻桃花巷卷四

第十九回

豆夫人新認母子

詩曰 思想丈夫不回程 情相面貌認親生 只念暫作傾心志 那知竟是骨肉情
四句提綱勾開說的是豆夫人言罷公子心中暗想張宅也是世襲進士與州府有名的鄉紳
張公出外多年無回聞得那豆氏太太節烈德婦他于今要與我作个干母也是小生一生之
幸何不就此拜認想到這裡遂即忙起身下拜尊道母親有此美意小子就此叩拜豆夫人見
他跪下連忙上前一把拉起叫道我兒你有此意老身即歡喜不盡不必行此大禮作速就坐
為娘的還有寔情一告呵

豆夫人一見從命心裡歡

叫一聲我兒聽我說根原

皆因為夫主那年出門去

細算來一十五年不見還

為娘的雖在家中嘗盼望

那一日思念到了大門前

但見你大門以外走一踉

我今一見了你與你那不見面的干父如同一樣的行動

見你身體與舉動似一般

因此才將你讓進我的家

這是我不知不覺出大言

我的兒你若能從為娘命

我必然當作親生一樣看

俺張門本是世襲進士第

自今後就與柴門相遠往

分付聲了環快排酒筵座

我與你少爺陪坐把酒宴

且不言新認母子兩相問

大門外來了送子的天仙

話說豆氏太太心中得意。分付了環。正排酒席。款待公子。這且不表。且說王三思自從將嬰兒賣子。業門共得文銀二十兩。回家有吃有穿。有戴專與人家說媒看病。遷延歲月。又過了一十五年。就七十有餘了。也說不的病了。銀子也使用完了。逐日裡米柴難得。今日忽然想起來。還有包裹小孩子的。那一身衣服。待我拿出來。向城中大家門首。打換他幾兩銀子。我好使用。想到這裡。遂將出來。鎖上房門。往城中而來。走至城中。心中想到。這往向那去。賣。聽得人說。俺那千女兒。這二年在雙竹巷張宅做飯。我不如找着他。叫他與我換幾兩銀子。強的我喫喫啜啜的。又無有平信。王婆做定主意。來至張府門首。並不用傳報。自己進去。到了那廚房門首。有一個做飯的使女。叫道。那不是千娘么。你怎么來到這裡。王婆就地坐下。說道。我兒。我這不是要來。只因家中少柴無米。無地借粜。還有這一件藍衫。你與我拿去。于你太太看看。他若要時。叫他隨使賞我二兩銀子。我好度日。那使女說道。太太在客舍陪客。等他送了客去罷。王婆說。這天已過午。我還要回家。你速去問問的罷。使女遂將藍衫接過。看一看。鮮然甚妙。遂拿進來。客舍。稟道。太太。王婆拿了一件藍衫。前來要換二兩銀子。拿來與太太過目。豆太太正與公子講話。聽得使女來稟如此。豆太太說道。于今咱家又無男子。要此藍衫何用。使女尊道。太太。那王娘七八十歲了。家中缺少柴米。因此前來相投。我看這身衣服。甚是華美。太太一來是要一件好衣服。二來是周濟了孤寡。豈不是好。一行說着。將那藍衫打開一看。豆氏夫人也着眼一看。明公。這正是。自己採來自己服。就是百年也認的。

豆夫人一見藍衫仔細觀。接過來止下打量舉周全。看了看這身衣服好面善。遂將那一件藍衫的領扣花緣針線女工仔細一看。呀不好了。但只見牙的一聲變朱顏。暗想道。藍衫本是我親做。今日裡不見丈夫回家轉。是怎么他的衣服轉回還。除非是叫過來人問根原。我丈夫那日出門身上穿。細想來。若要知道丈夫處。

話說豆夫人一見認得是他丈夫穿的衣服。遂問道。這件衣服是誰拿來的。使女答道。是俺干娘。夫人問道。你干娘果有兒子無。使女答道。他兒花兒花一點也無。夫人說。你將他叫來。我要親自問他。使女遂將王婆叫至客舍。王婆說與太太叩頭。遂磕了個頭。起身又見一秀的一个相公。後日一定又是個大官了。豆夫人聞言說道。你太太無有這樣福。担不住這個兒子。這原是那蘇大老爺膝下的少爺。王婆聞言。沉了一沉。說道。這就是本府老爺的公子。廢。夫人答曰。正是。王婆說好好。你今日到了這步天地。身為公子。你昔日抗苦抗苦。老身若不送你到蘇府。你如何到了這步地位。公子聞此言。便問道。這位大娘素不相識。你在小生身上有什么恩惠。何不言明。王婆說這話。一時也說不完。二來在太太面前。也說不得。我今問太太。將老身叫來。有何話問。豆夫人問道。我是問你藍衫。是你家中之物。還是外人的。王婆說道。是我家裡的。夫人說。你家中並無男子。這藍衫是何人穿的。王婆那言語無法對答。如此不言不

語。夫人說道：你若說莫說是二兩銀子，我也與你；你若不是說，必是偷盜來的，我將你送至當官，只就難為你了。

夫人開言道

王婆你是聽

藍衫真來歷

要你說分明

賞你銀十兩

回家度日生

若不說是話

叫你受苦情

王婆聽言道

心中犯丁寧

我今七十多

隱瞞侍怎生

今如說寔話

銀子到手

要知真情事

再看下回書

第二十四回

王婆子細說情由

王婆若隱瞞

此按何日開

詩曰：寔話有情理

瞎說難安排

王婆若隱瞞

此按何日開

話說王婆想到這裡，尊道太太寔不相瞞。這藍衫就是這位公子穿了來的。公子在旁聞聽此言，心中疑問，叫道：你這位老大娘，小生自幼不出府門，家中的衣服不少，那有此事？王婆說公子老身說來，你可莫怪。公子說：有話請講。王婆說：公子，你不是蘇門親生之子，你可知之？公子說不知。王婆說：料想你也知，一傍坐下。听家老身道來。

王婆開口道

公子你是听

你的真來歷

惟家知了情

那年正月即

十五正張燈

有个桃花巷

妙禪小尼僧

叫我老身去

與家一兒童

初生方二日

藍衫包身中

叫家抱出來

委主他養身

那一時老身抱出巷中去

我方纔一直進了萊州城

正遇着蘇大老爺去拜廟

西門內一見老身問分明

我就說要把小兒我主賣

蘇老爺一見嬰兒就應承

立時就送我文銀十兩正

蘇老爺當面抱去小兒童

那一時我見這件藍衫極新

還可以值幾兩銀子，因此我就留下了。

這就是少爺一生真來歷

太太呀太太在上仔細聽

這一身藍衫情由一切明

王三思從頭至尾說一遍

客舍內母子二人各心驚

蘇公子纔知不是萊門後

心裡要卷中訪問母親生

豆夫人聽罷藍衫真來歷

急慌忙又問夫主內裡情

話說豆夫人聽得說出這藍衫來歷

開口問道：桃花巷中果有幾位女姑？

王婆道：就是師徒二人。

夫人問道：這嬰兒是何所生？

王婆答道：原是小陳師夫所生。

夫人又問道：這巷中無有男子？

這藍衫他是來於何處？

王婆說道：你道不明白，若無有男子，這嬰兒自何處而來？

內中情由，他各人知曉。

豆夫人說道：我是不瞞你。

這藍衫原來我家丈夫的，自上馬丘山看會，未回，至今也是一十五年，並無音信。

今日得見我這衣服，他必然知道丈夫的下落。

待我親自前去訪問，他若不肯說，是要你做個對証。

你對証的起，王婆說：太太自管放心。

老身情愿做個對証，就是了。

夫人說：既是如此，相公且請回府。

明辰老娘前去降香，以等回來時候，相公也有了生身的來歷。

只是一事不明，兩心悶，十年寒冷一朝回。

蘇公子是日回府，豆夫人留下王婆。

到了明辰，豆夫人坐了轎，將這件藍衫暗帶了自己的身中。

却又帶着王婆往桃花巷中而來。

豆夫人降香要進桃花巷
又那知夫主早已染黃泉
多者是女姑生得風流樣
因此才貪戀恩愛不回還
想此處相隔蘇州城不遠
必得是親自細細問根原

一心裡訪問丈夫結髮男
這夫人坐在轎中暗思想
將夫主暗暗引在桃花巷
又轉念說此事令人可疑
為怎么無音無信十五年
正是這夫人轎中胡思想

寔只望十年夫妻今朝見
這件事內中情由寔不明
你二人顛鸞倒鳳兩合意
你就是情投意合恩愛好
這其中情由令人寔難辨
眾家人報道來至桃花巷

豆夫人正然思想來至山門以外。下了轎子。使人進巷通報。此時老道姑也下世去了。獨有妙姑一人。妙姑聽說是雙竹巷豆氏太太。前來降香。慌忙出來。接至客舍。豆夫人一見妙姑。真乃是一等上好人才。心中暗想。這事就十有八九。用日看畢。便要進廟拜佛。妙姑引着參拜佛像。焚香化紙。拜禮一畢。回至客舍。妙姑自承素菓茶食。就坐。坐下便問道。太太小僧有失迎接。萬望恕罪。豆太太說道。好說好說。仙姑妙齡。今年幾許。妙姑答曰。三十二歲。請問太太年庚幾何。夫人答曰。三十三歲了。妙姑以言挑曰。膝下幾位令郎。夫人說道。仙姑不知妾身自佞出嫁。丈夫出門至今一十五年。並無音信。膝下兒女皆無。妙姑聞言。心中作一小驚。暗自想道。當初曾命王三思將小兒送去。因何說是無有。想必我兒大命不長。亡故去了。也是有的。眼中輕輕落下了一點珠淚。豆夫人見他心中悽慘。便問道。仙姑因何聽妾身之言。面帶不悅。妙姑答曰。我見太太三十餘歲。孤身守寡。與我這出家人一樣。深為可嘆。夫人聞言。說道。仙姑與我情同此心。

心同此禮。我有心與你拜為姐妹。不知仙姑意下何如。妙姑言道。但恐太太有貴賤之忌。夫人說道。仙姑說得那話。既然有意。二人請拜。言罷。離坐叩拜。遂與夫人平拜了四禮。復入坐位。各敘年庚。豆夫人年長一歲。為親姐姐。小僧為妹。又敘了几句閒情。豆夫人說道。妹。愚姐今日來此。還有一事不明。還望妹指教。妙姑言道。姐姐有何事情。何不直言。夫人聞言。將帶的藍衫拿出。說道。就是這件衣服。不明。妙姑聞言。伸手接過來一看。忽然仰面回頭。暗地裡流淚來。一見藍衫珠淚傾。想起當年張相公。鳳舞鸞交恩情重。至今真來十五冬。禪房生下嬌身子。王婆包裹出門庭。至今忽然見一面。難免心中不淚零。妙姑時下淚難止。夫人就要問實情。明公不知。后来事。下一回裡說分明。

第二十一回

三個月先父去世

千言万語囑王婆。你把言語須記着。暗抱小兒送過。千萬莫說。誰知情由今日破。

懷念丈夫思想多。能不令人淚如梭。話說妙姑一見此衫。暗暗流淚。豆夫人問道。這衣服你還認得否。妙姑暗將淚眼止住。說道。姐姐說話差矣。你妹身入空門。身邊又無男子。認得什麼。夫人說道。這藍衫本是你人之物。前日曾對王婆說道。你不多言。你將這小孩抱去。送到蘇州府雙竹巷內。豆氏太太那裡。叫他好好恩養。他若問時。你可千萬的莫說是這巷中抱去的。那王婆得了銀子。說道。陳師夫你的事情。我是無不盡心。你就與我抱去罷。妙姑說道。且慢待我將他包裹包裹。遂在箱中。將公子那

的那件藍衫拿出。包在身上。王婆上前去接。妙姑心如刀割。眼含痛淚。叫道：王婆子，我今日小兒之事，要囑咐于你呵。

妙姑女懷抱嬌兒，哭痛傷桃花巷。妙姑本是你的娘，他有心對着豆氏說寔話。你的父當日囑咐不能忘，淚珠兒點點落了前胸膛。

但見他囑咐初生小兒郎，皆因為養中不能將你養。又恐怕豆氏變臉要才郎，你本是世襲進士傳家子。啟朱唇櫻桃含定小兒手。

雙竹巷張才本是你則父，因此才使人送你還家鄉。有心的不將你送別處去，我的兒成人長大富貴長。不由的心中生下一妙計。

幼小兒指頭咬去不大長，話說妙姑不忍離別小兒懷抱在手。哭了一回，此是前事。這且莫提，再說豆夫人一聞此言，一口驚痰吐於地下。長嘆了一聲，說道：蒼天呀，蒼天！我盼了你這一十五年，不想你已竟死了。王婆說太太相公已竟下世去了，哭也是無益了。二人遂將太太扶起來。太太說道：已屬仙逝去了。這藍衫因何送於王婆？妙姑說道：太太，這件藍衫豈肯輕以與人？只因內中有何緣故，你說來。我聽妙姑說太太在上，小妾却一一道來。

只因為腹中懷胎三個月，務必要送到我家豆夫人。你若成人長大作的主。

我曾對相公從寔說原因，到了那十月滿足分身候。後可來桃花巷內認親娘。

他說道日後若是生一子，果然是天差神靈送麟來。妙姑女懷抱嬌兒難拋舍。

小師夫因此去把王婆叫，好送於太太恩養長成人。

我將他囑咐言語記在心，特送了王婆文銀十兩正。

將此兒務必送到雙竹巷，才將藍衫與他了包在身。

至如今算來一十五載了，問一問親生嬌兒果安身。

好叫我時時刻刻掛在心，妙姑女哭哭啼啼訴一遍。

今日裡得與太太見一面，豆夫人眼含痛淚問原因。

話說妙姑哭訴一遍，豆夫人聞言，眼含痛淚，叫道：妹妹，你到這有這樣好心，可惜那孩子。我如今撈不着了。哇，妹妹，妙姑聞言，驚而問道：那孩子向那處去了？夫人哭道：這孩子是王婆賣于我家了。妙姑聞言，又痛又恨，手指王婆罵曰：老賤才，我因何故與你十兩銀子，你反將這小孩兒賣于他人？你好不惱死人，也是你說是你道。

妙姑一時怒氣生，命你送到雙竹巷。

太太膝下去安身，反將我兒賣蘇門。

千言萬語囑咐你，我與相公情意重。

臨行賞你十兩銀，不斷張家後代根。

王婆聞言，連忙下跪，口尊師夫息怒。這原不是老身願意賣于蘇門。當時老身抱去，進了西門。正遇蘇大老爺拜廟回家，他將老身叫至轎前，追問小兒來歷。老身原不肯寔說，遂謊道是鄰舍之子。家貧不能撫養，命我抱出，尋個主顧。誰想那老滿口應承，賞我十兩銀子。老身反說不過，遂將小兒抱去。老身將藍衫留下，方纔送於太太。哇，師夫妙姑一聞此言，哭了聲蒼天，好不哭死人也。

妙姑女聞聽此言痛傷懷
將我兒賣于他人最不該
現如今張門後代那有根
昨日門前曾把嬌兒見
就過着王婆賣衣說分明
因此才着中降香將他問
你與我同去要見小嬰孩

詈一聲人面禽心老賤才
他本是世襲皇上進士第
妙姑女思想小兒淚不止
我拿着當了夫主還家來
那孩兒半信半疑還家去
內中情由今日我得明白

我也曾千言萬語囑你托
你胡為抱去賣到他人家
且夫人叫聲妹妹自安排
因此才將他讓在客舍內
好叫我前思後想掛心懷
張才夫雖然身死十五載

第二十二回

二賢妻蘇家索子

詩曰 可惜庭中樹

靈根異地理

只因來時晚

移向別處栽

話說且夫人叫道妹事已至此不用說了你我算是一夫二妻自此同我回府向蘇門要兒乃為正理王婆你可對証的起王婆說太太那个自然我就活到百歲還做个對証夫人說既然如此偕就一同回家妙姑說等我拜了神像姐妹二人一同參拜神靈一畢一同上轎帶領王婆同回了雙竹巷是日天晚且夫人與妙姑共一床說不盡夫主當日的恩情念不盡今日兒子西觀閒談一夜不曾合眼明日起來梳洗一畢先分付家人往蘇府探問若蘇大人在府咱好登門要兒家人去了二人一同用飯方用完家人回報蘇老爺今日帶領蘇州府各縣的舉子向南京送考今日起身方才上轎而去明公且夫人與妙姑要見蘇公子如同一顆明珠恨不能將他一時拿過來不料今日又不湊巧正是一片熱腸如火燒幾點冷水傾下來且夫人叫道妹蘇夫人今日送場內中必有偕的兒子也料他自這大街所過你我登樓一望何如妙姑此時思兒之心恨不得一時見面遂從夫人登樓一望但見大街之中有許多轎子車馬蘇大老爺坐轎在前眾舉子騎馬在後又有同城的官員送行好一个光景也

二夫人樓窗之下看分明 但只見多少轎馬開烘烘 蘇大人坐轎頭行也不看 車看那舉子之中認分明 夫人說一十五年你不見 大約你難以認識此兒形 縱然是對面相逢認不清 妙姑那秋波一轉看得明 有一位少年騎馬在前 面貌舉動與當日的張公子無異 遂說道姐姐待我猜猜何如 夫人說道你猜那一个是妙姑手指道這頭一个就該不差

頭一个面貌品格如面善 如偕的短命丈夫一樣同 樓窗上姐妹二人好傷情 恨不得兩手拿來托掌上 也是張家裡不絕後代根 此一去不知何日才回轉 二夫人盼望一日如三冬 且不言賢德思念姣生子 再把那蘇門公子明一明

按下二人盼望不提且說公子進了南京上京科舉入了會試場又會上進士連日又殿試三場已畢聖上的皇榜懸掛午門蘇寶玉中了頭名狀元正官簪花披紅赴了瓊林筵往相府拜客丞相程際招了女婿御塔封官拜客已畢見駕謝恩聖上賜他金鞍玉佩遠家祭掃先相蘇

大人上下打點明白。使人即往蘇州府報喜。是日同狀元兒子一同回家。蘇大人心中好不惟喜極也。

蘇大人一同兒子新狀元

一路上開開哄哄把家還

報喜人早已報到蘇州府

滿城中大小官員接狀元

且夫人忽然聽了這個信

一伸手抓住妙姑喜又惟

俗的兒今日得把狀元中

是怎么無人報喜到家園

這本是靈根移于他人地

一見這斗大櫻桃空眼鏡

到明辰蘇府之內去道喜

問一門靈根異種誰家男

且不言且氏夫人拿主意

急回來且說大人歸家庭

話說且夫人聽得公子中了狀元。又喜又悲。這且不講。再說蘇大人帶領兒子進了蘇州地界。但見各縣裡的大小官員俱來迎接。進了蘇州城中。入了府衙。太太接着進了內宅。天地中排下香案。先拜謝天地。狀元又于母親叩頭。太太一見。甚是喜懼。大人又將相府程老大人招贅的話說了一遍。太太喜出望外。却問何日前去娶親。蘇大人說道。歸家祭掃一畢。親自至相府入贅。言罷。排下筵宴。合府大小人等俱來叩喜。頭蘇大人一一重賞。到了明辰。同城中的官員鄉紳俱來叩喜。大所之上。排下宴席。掛燈結彩。蘇大人讓坐陪客。命狀元一一拜見。蘇大人正然陪坐。有一名家人來報。張府中且氏太太前來叩喜。我想張宅也是個世襲進士。蘇大人也京肯慢待。遂分付家人報于太太得知。叫他接出府門。後堂賜筵款待。家人回報太太。將且夫人接進了後堂。叩拜一畢。分賓主的坐下。不知且夫人怎生開口。再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蘇狀元歸宗認母

詩曰 既折三秋桂

心疑猶難通

托根雖得所

未肯即隨風

這四句詩。單說蘇狀元改門歸宗的故事。話說蘇太太讓了且氏太太坐下。茶罷。又酒。且夫人問道。太太年庚幾何。還生體這么康健。老太太答曰。今年七十三歲了。且夫人又挑曰。府中幾位太太。老太太此時說話。乃不留意。遂答曰。自幼就是一夫一妻。且夫人說好。現下公子几位。老太太答道。就是這一個兒子。無命的多得。二人正然說話。狀元回後堂來。與且氏夫人叩頭。夫人立起身來。看着公子拜罷。便說道。我兒。此處並無他人。坐下。我還有話問你。公子聞言。近前作揖。道。二位母親尊坐。老太太見他兒子這等稱呼。便問道。我兒。因何這等稱呼。夫人未及答言。公子說母親不知。這原是孩兒認過的母子。且夫人聞言。叫道。我兒。我今窮了。他為親母了。你還是做什么呀。公子說小兒是不知道。老太太在旁答道。你這夫人好無來由。我的親生兒子。誰說你是他本生母。且夫人說道。你且莫要強辨。我且問你。你今多少年紀。他是何年何日的所生。你今日一一說來。老太太呀。几呀。甚難應對。遂說道。你說是你的親生兒子。你還有什么的為憑。且夫人說道。這自然。

且夫人心急欲要小姣生

酒席上朱顏忽變怒氣生

他本是有爹有娘張門子

你今日欲帶強霸王不能

你本是倚官壓勢強相買

想當日瞞了為娘不知情

現如今水落石出事情見

你還要瞞心昧已將人蒙

我眼前現有王婆作見証

還有他生身母親作憑証 豆夫人酒筵之前太發話 前廳內驚動知府老蘇公
話說豆夫人在後堂與老太太吵嚷蘇夫人在前廳陪客聽得後堂吵鬧連忙起身告別來至
後堂見一夫人與他妻子吵鬧口口聲聲說的是他的親兒急忙近前打躬尊道夫人息怒請坐
下官有話相問豆夫人見他以禮相勸遂說道大人請坐二人告坐坐下蘇老爺說道夫人今
日來與下官道喜為因下官官禮不周望乞恕罪夫人答曰今來取擾蘇老爺說好說好說下
官一進內堂所得夫人口中說的是我的親兒但不知誰是你的親兒夫人說就是這新科狀元
是我的親兒蘇夫人聞言說道夫人說的差了

蘇夫人未曾開口自沈吟 但見他開口又把夫人稱 俺二老一生無有第二个
這一子就是蘇門後代根 至今日金榜題名有聲價 無故的你來我府將兒奪
你那兒何年何月何處去 俗兩家並無來往無姻親 你這是想兒想的化了眼
你這是想兒想的迷了心 蘇老爺說長短道一番話 酒席上氣壞一个豆夫人

話說蘇老爺言罷豆夫人說道大人你說狀元是你的兒子我且問你是何人所生老爺答曰
是我的夫人所生豆夫人問道你的夫人當今多少年紀老爺答曰七十三歲豆夫人又問狀
元多少歲數老爺答曰一十五歲夫人說道你夫人七十三歲狀元一十五歲這七十三歲去
過一十五歲你的夫人五十八歲還能生男養女不成未聞天地間還有這等奇事明公這几
句話說得那蘇老爺也是無言對答遂說道你這位夫人俺的孩子俺自有來歷你說是你的

兒子你還有什麼憑証不成豆夫人說道自然我有憑証遂分付隨身的使女分付出去將你
陳氏太太與王婆子俱昏叫來使女不敢怠慢出了府衙分付家人去不多時將妙姑與
王婆叫至後堂夫人叫道王婆你今說那新狀元到底是誰家的孩子你可信是說來王婆聞
言雙膝跪下尊道老爺老身與大老爺叩頭蘇大人一見王婆吃了一驚說道王婆你這死
麼王婆答道此事不明白我這死不了蘇老爺說道王婆聽說在家難以度日孤身一人自今
日將你留在我府坐吃請穿定要你今日說話長个心眼這狀元到是誰家的兒子豆夫人
叫道王婆自用你是說這狀元到是誰家的兒子王婆說道太太與大老爺你不用爭也不
是你的也不是他的原是我這陳師夫的蘇大人聞言大怒說這好王婆我的兒子因何又
成了他人的是你說是你道王婆說老爺莫要犯惱聽我道來

主婆開言道 老爺息雷建 說起狀元郎 惟我知其情 本是桃花菴 師夫將他身
叫我抱出來 送進蘇州城 張門進士第 太太養他生 遇着大老爺 叫我說實情
師夫囑咐我 不肯透了風 因此說謊言 要把老爺蒙 說是找主顧 老爺即忙應
與我銀十兩 將兒抱懷中 老身難回答 免有這事情 這就是起根發苗實情話
小夫人不知他是誰人子 可知這妙姑師夫他親生 王三思從頭至尾說一遍
若說狀元爺是誰家的子 陳師夫他的親兒他自生 且守守下一回裡說分明
蘇大人又要說話把兒爭 不知道大人怎麼講情理

第二十四回

後代根一担雙桃

詩曰 天產奇男在庵中 少年得中狀元紅 王婆做出灣轉事 惹得蘇張兩相爭
 話說王婆從頭至尾說了一遍。蘇大人心中轉念。我好不容易盡心盡意養成兒子。中了狀元。再
 把人家要去。我蘇門大事。何人承桃。想道。這理。拿定主意。要他發願。遂叫道。王婆。想當年原有
 這一件事。只是這個小兒。一則死了。這是我親生兒子。不是那一個了。妙姑聞言。急忙近前
 說道。大人莫要依賴。我養的兒子。難道我不認的。不成。蘇大人說道。你的兒子。你還有什麼記
 認。妙姑說。這自然。想當初。俺母子離別之時。妾身悲切痛恨。遂將他的左手小指咬去半截。
 今日叫狀元前來。當堂同驗。若是十指不缺。就是你的兒子。若有一指傷壞。你還要霸佔不成。
 狀元我兒過來。為娘的養你一場。至今一十五年。偕的于未得一見。你若念母子之情。你今日
 當面相認。若是竟負了養育之情。為娘的死於此處。我也不回去了。言罷。痛哭不止。這公子一
 見了。急忙近前。尊道。母親。孩兒不得見面。一十五年。今日得見。亦大幸事了。惟孩兒怎敢忘你
 母親恩。

妙姑女記得左手指不全

在旁面走出新科一狀元

走近前開口又把母親叫

不孝兒不得見面十五年

至今朝得與母親兩相認

竟忘了養育之恩難對天

後堂上母子二人情難禁

一旁裡氣壞蘇老知府官

話說狀元認了嫡母。正在悲喜之際。蘇老爺夫妻二人驚了半刻。看看這兒子也爭不得了。忽

一聲呼道。狀元過來。公子聞言。急忙進前。掃地一躬。尊道。父親。孩兒有何訓教。蘇老爺聽得
 還尊他父親。遂眼中含淚說道。我還是你的父親麼。公子說。父親不必如此。小兒方才各登金
 榜。今日得見生母的確。若不相認。是不孝也。若忘了父親養身之恩。是不孝也。小兒名題金榜。
 若做出這等不孝不義之事。就該天不覆地不載了。正是

為人莫慢讀書子 還是書中出賢人

蘇老大人聞得此言。心中暑燥了一些。遂叫道。我兒。你今日已認了嫡母。果是歸宗。你還是順
 名。公子說。此事還與父親計議。蘇大人聞言。心中暗想。我如叫他順了我的姓。此時大人心中
 不允。我若叫他歸宗。我今日蘇門無子。何人承桃。只是我蘇門。就該絕了不成。正是

一人難遂兩家願 俱是要個後代根

蘇老爺來至這裡。不肯作主。遂說道。老夫也不肯為主。到前廳中。各大人議論何如。公子說。任
 憑父親作主。蘇爺一同親母。至前廳。將請的府學大人。本縣教授。同至後堂。與豆氏太太相見。
 敘禮已畢。將前後事情。一敘。府學大人。與縣學教授。商議曰。狀元根出張門。天生是張門的骨
 肉。禮宜歸宗。蘇大人恩養成。人各登金榜。恩育甚厚。膝下別無承桃蘇門之根。亦不可缺禮宜
 雙桃入贅。丞相之女。為蘇門子。媳生子。姓蘇。承桃蘇門基業。亦是蘇大人養子之功。張門另擇
 妻妾。狀元成婚。生子。姓張。承桃張門。宜有張門之嗣。一担雙桃。豈不兩全其美。二位大人言罷。
 蘇張兩家。俱各歡喜。豆夫人與蘇老爺拜謝不盡。當面亂了各位大人。遂與妙姑王婆。一齊回

家狀元在蘇府住了几天才回了張家府第此時同城的大小官員又至張府前來道喜將巨

夫人一家歡樂恭敬待客正是

一十五年無男子 忽然來了狀元兒

張門又擇崑山縣徐門為婚狀元先相府入贅後娶徐氏為妾其後蘇門生子有三皆舉進士

張門生了二子俱以高選入官後人有詩讚曰

張才可為風流男

忽遇窈窕陳妙禪

少年難禁原心樂

張才理當榮黃泉

妙結難為淫蕩女

一生恩愛無二男

蒼中產下狀元子

母子見面十五年

蘇門教子成名早

豆氏可為女中賢

志在張門留根業

得收夫骨張家遠

可算一部節烈傳

提筆寫在桃花巷

